

理學

孟子

朱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去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

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字子車騶人也騶亦

作鄒本邦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

音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

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韓氏曰子思

者為是後者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

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而後得也又以前庸一書觀之

見而益之者孟子從之也通攷王三十五游梁至哀

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

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

思莫年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而亦非幼矣子

集註以得親受業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而道既通

一有戰國策之可據乎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倚兩楚魏用

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衡從子與橫同

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依孟子七

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

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

而集註於滕文公鄧州人○文集問序說謂史記近是

四章觀其筆勢如銘鑄而何曰前說後兩處失之熟讀七

篇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發明曰愚聞或疑易繫

辭有子曰字以為非孔子作朱子曰安知非後人所加

如周子曰字今讀孟子亦當會此意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

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荀子名

時趙人揚子名雄漢蜀郡人○文集此非深知所傳者

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

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

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

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

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又曰孟

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

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

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

識性更說其道○文集集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由

荀揚為大醇耳○語錄程子說荀通證荀子性惡篇人

揚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荀子性惡篇人

為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去聲焉有耳目

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以出於爭奪

台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音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性惡明矣。其善者為也。揚子修身為善。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也。惡之馬。○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也。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文集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傳是就該貫處說。問字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德行政事上。字得。○輔氏曰。韓子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反先則路孟子辭而闕之。郭反苦郭如也。夫音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令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

音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聲。此也。揚明曰。自六楊墨行。至安在其能廓如也。皆是難辭也。功不在禹下。盡之矣。孟氏二句。斡轉而斷之。以孟氏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孟氏。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也。故通證。後漢南蠻傳云。衣裳班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朗之聲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日輔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與夫聖智巧力之聲言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
是其其亨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
敢便道他是聖人○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
此其權度審矣

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

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

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輔氏曰言性善使

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

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

道義而無異儒怯弱之弊皆發於世也○又曰學者

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

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

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

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反形旬於其處曰但以孔子

之言比之便可見字如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

是有溫潤含蓄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程子又曰仲尼元

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

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氣和仲尼言皆可見之

和風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

矣仲尼無亦顏子微有亦孟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

人顏子儘宜弟孟子微有亦孟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

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

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

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又曰言心聲也德

之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蓄

氣象所以為聖也其理一也○發明曰英氣甚害事蓋

青賢者備之辨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
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
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
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或問心若病其正然後知之善然後能正其心曰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為知者其語亦失之疑耳○輔氏曰心能正心則後事無足為者其語亦失之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身歐陽永叔各脩身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輔氏曰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孟子集註序說

孟子章圖隱括總要

林隱 程 復心 子見 學

孟子問答弟子			
孟子			
樂正克	公孫丑	孟仲子	充虞
陳臻	季孫	子叔	高子
徐辟	陳代	彭更	萬章
公都子	咸丘蒙	浩不害	屋廬
運	滕更	盆成括	

此圖依古註編述而集註所釋季孫子叔不知何時人浩不害盆成括並不稱弟子只滕更言來季而桃應明稱弟子古註又不迷姑俟考證

孔子專言仁

以理言只
春 生意之生 仁 仁之本躰
夏 生意之長 禮 仁之節文

是一生

秋 生意之收 義 仁之斷制
冬 生意之藏 智 仁之分別

孟子兼言義

孟子圖

以氣言

仁義

是一陰陽

東 南 西 北

溫厚之仁氣

禮

仁之著

嚴疑之義氣

智

義之藏

四端之性。孔子只言仁以專言者言之也。朱子曰。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又曰。仁是箇生底意。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貫通於其中。是也。孟子兼言仁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

義字。蓋一心之中。仁義禮知各有界限。而仁義兩字。又是箇大界限。如造化流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是也。故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天地之仁氣也。嚴疑之氣盛於西北。天地之義氣也。言仁義則禮知實在其中。禮又是仁之著。知又是義之藏也。

張子

氣跡無迹

氣化有形此

以有形氣

理靜兼該

天道

天

由太虛有是名

道

由氣化有是名

性

合虛與氣遂有是名

心

合性與知覺有是名

之名

中涵至理

莫不載道說

具無迹理

氣動皆知

說人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張子太和篇詳見。孟子盡心章集註。太虛無迹。只是一氣。而理寓焉。其為天之形體。不過是積氣。恁地蒼蒼茫茫。初無形質。其中升降動靜。感遇聚結。却無非理。此由太虛有天之名。才說天便是說理。朱子訓蒙絕句曰。氣跡蒼蒼。故曰天。其中

有理是爲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語錄又曰。大虛便是大極圖上面一圈子。下面氣化便是陰靜陽動。上面大虛是氣涵無迹之理。下面氣化則理附有形之氣。氣既成形。形而爲人。故莫不有當然之道。如君臣有君臣之道。父子有父子之道。無這君臣父子則無安頓。此道理處。此由氣化有道之名也。此以上乃是說造化之所以然。人物之所從始者。其下說性與心。却是就人上論。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理與氣合生。此人物。人物得之遂成此性。此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也。故朱子訓蒙絕句又曰。謂之性者無它義。只是蒼天命理名。論性固當惟論理。談空求理又非真。性之所有。仁義禮智渾然皆理。却不成是死定無用之物。故其氣之虛處有許多聰明視聽作爲運用。是謂知覺。由靜而觀仁義禮智具於其心。而爲性體。由動而觀聰明知覺發於其心。而爲情狀。此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也。朱

子絕句又曰。性外初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虛靈妙用由斯出。故主吾身統性情。天也道也。性也心也。皆一理也。其妙於無迹者則言天。其托於有形者則言道。其賦予於人者則言性。其存主於人者則言心。知此則張子之名義可知矣。

○又張子天道性心之說

張子所謂云云者。自然之理。未雜於氣。故由大虛有天之名也。陰陽迭運。天理流行。故由氣化有道之名也。大虛理也。非氣無所麗。陰陽氣也。非理無所本。合虛與氣而後有性之名。蓋天之所賦人之所受。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猶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一五之精。妙合而凝也。性純乎理。知覺雜於氣。純乎理則仁義禮智之粹。然雜於氣則知覺運動之蠢。然合理與氣而有性之名。所以當養天理之正。而察人欲之幾也。程子曰。心有疑。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朱子曰：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孟子言仁心、義心是心之統乎性也。又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心之統乎情也。張子所謂心統性情是也。切謂兼理氣以言心，則純粹之中不可不謹其發動之情；然四氣統性情以言心，則定靜之中不可不謹其發動之情。然四端理之發則體用之相貫，七情氣之發則善惡之相反，不可不審也。

○天地氣質之性

孔子謂性相近，告子謂生之謂性。程子謂：才有善不善，氣質之性所稟之性，皆氣質之性也。學者求反之性，即此性也。孟子言性，即此性也。朱子曰：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孟子言仁心、義心是心之統乎性也。又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心之統乎情也。張子所謂心統性情是也。切謂兼理氣以言心，則純粹之中不可不謹其發動之情；然四氣統性情以言心，則定靜之中不可不謹其發動之情。然四端理之發則體用之相貫，七情氣之發則善惡之相反，不可不審也。

右所論天地氣質之性，如天命之謂性，性即是理。此原有生之初，渾然一本之性，無有不同者。物所受為性，性托於氣，故有既生之後，散在萬類之性，多有不同者。無不同純乎理，故名天地之性，有不同雜於氣，故名氣質之性。然非天地之性自是一性，而氣質之性又自一性也。天地之性實不離乎氣質之中，所以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此性之所以相近也。不善者反是，此習愈相遠也。前面孔子及告子程子所說分明自定，天地氣質之性了却得張子說出明白。學者求化其所以為氣質者，而善復其所以為天地者，則由於動心忍性之功。此性字是氣質之性。以進於存心養性之地。此性字是天地之性。其果不善乎？

○又天地氣質之說

天地之性，夫之所與我，以生者氣質之性。生而為氣所拘者，歷

考經傳之中所以言性者多矣。自張子之有是言也。而後性之說始定。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以氣質之性言也。夫子不能不言之者。論性不論氣。不備故也。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此以天地之性言也。孟子所以極言之者。論氣不論性。不明故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性不自立。依氣而形。形既生矣。氣或拘之。故得其氣之正且明者。性亦隨之。而正與明得其氣之偏且昏者。性亦隨之。而偏與昏。此所以為氣質之性也。然氣質之性實天地之性。而氣之偏正昏明者。不能不間之耳。非又別有一性也。苟能學以知之。則偏者可正。昏者可明。未有不復吾天地之性者。所謂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是也。夫既有是性。則有是情。子思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此論情之發於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自是本然天地之性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此論情之接於氣質之性者也。至論其才。則亦有不同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此論才之本於天地之性者也。程子曰才本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此論才之出於氣質之性者也。孟子於問性而答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論者或曰情不無善惡。才固有賢愚也。孟子之言不幾矣乎。噫。此所以必原張子天地之性。而後可以明孟子之情之才之善也。况告子之謂性無非以其稟於氣者而言。孟子析而辨之。則無非以其命於天者為說。是以於情於才。雖或言之少異。而其本未嘗不同也。故嘗論之情不離性。動而後見。才不離性。用而後知。仁之性具矣。動之則為惻隱之情。用之則親親仁民皆其才也。義之性具矣。動之則為羞惡之情。用之則事君敬長皆其才也。此

所以其情可以為善也。此所以為不善非才之罪也。雖然情者性之動。然必有形生焉。而後動可見也。才者性之用。然必有氣合焉。而後用可知也。格於形則情。或有不善者矣。拘於氣則才。或有不善者矣。然則孟子程子之言。果有異乎。學者不以天地之性本無不善。自有而必加省察。矯揉之功。又不以氣質之性。終或不善。自疑而益致勉修克治之力。若然則戒謹恐懼。以至於必慎其獨。而吾所謂省察。矯揉之功。果至矣。擇善固執。以至於弗得弗措。而吾所謂勉修克治之力。果盡矣。中庸之所謂率。張子之所謂善。反不在茲乎。

○論心統性情

寂然不動為性

未發之性

已發之情



感而遂通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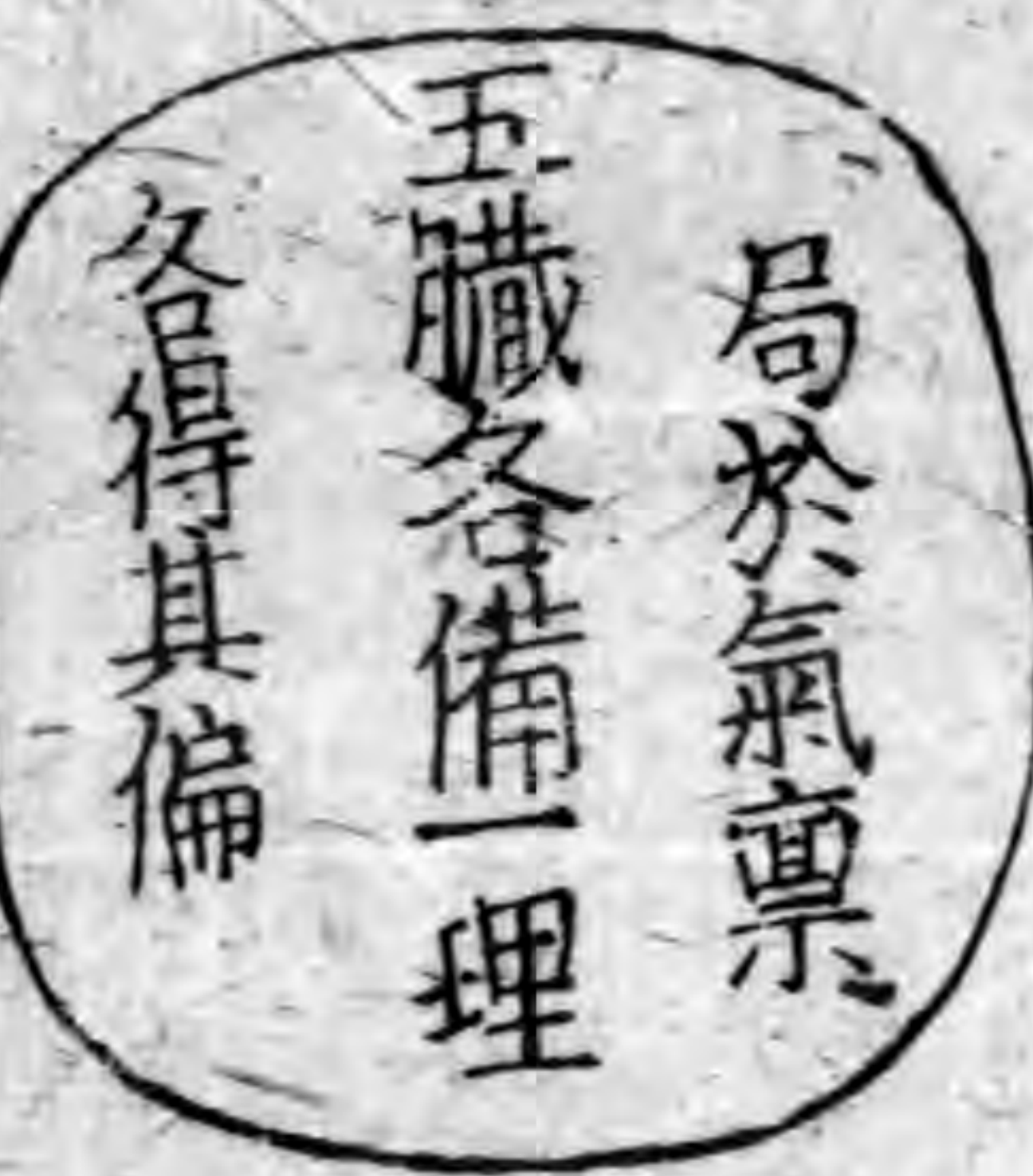
為心之體

為心之用

稟木之秀	具愛之理	惻隱之心	仁之端
稟火之秀	具敬之理	恭遜之心	禮之端
稟金之秀	具宜之理	羞惡之心	義之端
稟水之秀	具別之理	是非之心	知之端
稟土之秀	具實之理	誠實之心	信之端

所謂心統性情者言。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於其秀而五性具焉。於其動而七情出焉。凡所以統會具性情者。則心也。故其心寂然不動為性。心之躰也。感而遂通為情。心之用也。張子曰。心統性情。斯言當矣。心統性。故仁義禮智為性。而又有言仁義之心者。心統情。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情。而又有言惻隱之心。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心不統性。則無以致其未發之中。而性易斃。心不統情。則無以致其中節之和。而情易蕩。學者知此。必先正其心。以養其性。而約其情。則學之為道得矣。

○論形氣心理偏全



肝之神	有仁之理
肺之神	有義之理
心之神	有禮之理
腎之神	有知之理
脾之神	有信之理



惻隱心	為仁之端
羞惡心	為義之端
辭遜心	為禮之端
是非心	為知之端
誠實心	為信之端

五臟局於氣。氣以類配形。故木之氣為肝之神。有仁之理。金之氣為肺之神。有義之理。火之氣為心之神。有禮之理。水之氣為腎之神。有知之理。土之氣為脾之神。有信之理。

知之理。土之氣為脾之神有信之理。此五臟所以各具一偏之理也。五性具於心。心以虛會理。故具仁之性而成惻隱之心。具義之性而成羞惡之心。具禮之性而成辭遜之心。具知之性而成是非之心。具信之性而成誠實之心。此一心所以自備五常之性也。

論五常不必言健順

氣 妙 合

木之行 均陽之氣
火之行 均陰之氣
金之行 均陰之氣
水之行 均陰之氣

理 真 靜

仁之性 均健之理
禮之性 均健之理
義之性 均健之理
知之性 均健之理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其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以為健順，仁義禮知之性。或問：二子之說，有言五行五性而不及陰陽健順者，有兼陰陽健順而言者。切謂朱子之說，推明天地造化之原，而不離乎陰陽者，故其於人也，聚之本陰陽之氣，流於五臟，則萬水、火、木、金、土之行。

人得之本健順之理，具於一心，則為一。義禮知信之性，此朱子必兼陰陽健順之說也。程子之說，只從人但五行之秀說起，蓋人以五行為主，而木火之秀即陽氣之流，金水之秀即陰氣之流。言五行而陰陽便在其中者也。性之五常，仁禮即健之理，義知即順之理。言五性而健順便在其中者矣。朱語錄曰：做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此可見言五行不必言陰陽之說。

論四端不必言信

正二三月為春屬木

土寄旺十八日

肝四部輕重之

仁信有此仁

四五月為夏屬火

土寄旺十八日

心

禮信有此禮

七八九月為秋屬金

土寄旺十八日

肺

義信有此義

十十一月為冬屬水

土寄旺十八日

腎

智信有此智

四端之性，稟於五行之氣，而論五行之造化，則正二三月為春，屬木，四五月為夏，屬火，七八九月為秋，屬金，十十一月為冬，屬水。惟土無正位，寄旺四季，每季旺十八日。其在人，則土為脾，而四部輕重之中，皆為脾，脾又為信，而四端所具之理，皆

爲實理故言四端不必復言信也

○盡心說

朱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能盡其心是知此性知此性即知天也蓋天者理之自然人之所由以生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其是理者也天人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氣之私滯於見聞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旦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躰而五行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不動心問答

公孫丑問不動心

加齊卿相 任大 由此霸王 責重

以任大或不無疑惑 責重或不無恐懼

孟子答不動心

四十疆仕

道明 德立

以道明則自不疑惑 以德立則自不恐懼

○不動心有道

北宮黜不動心

不膚撓 不甘逃 不一毫挫

無嚴

此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

孟施舍不動心

視不勝 猶勝也

無懼

此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

曾子不動心

雖獨寬不憚 千万人吾往

自反

此篤學之士以循理爲主而不動心

告子不動心

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 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

猶可

不可

此堅忍之士以固執爲主而不動心

孟子不動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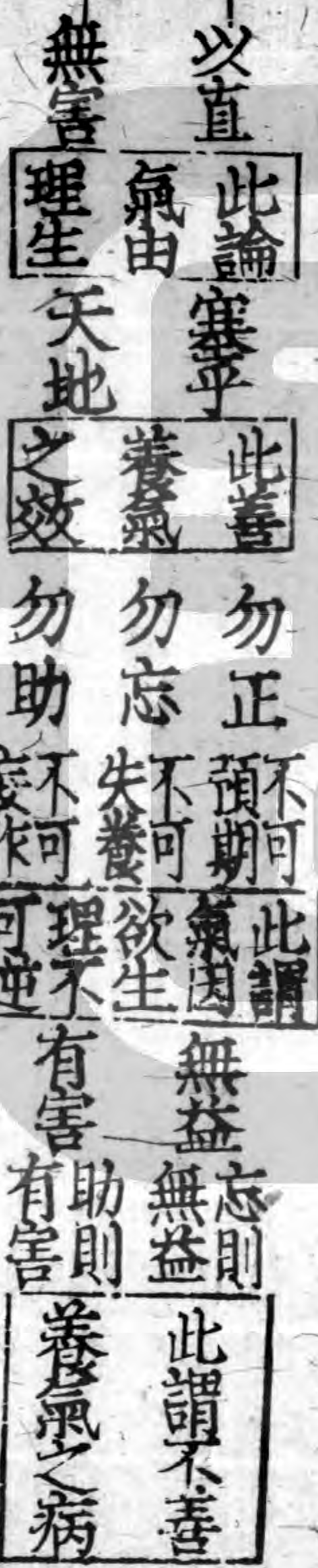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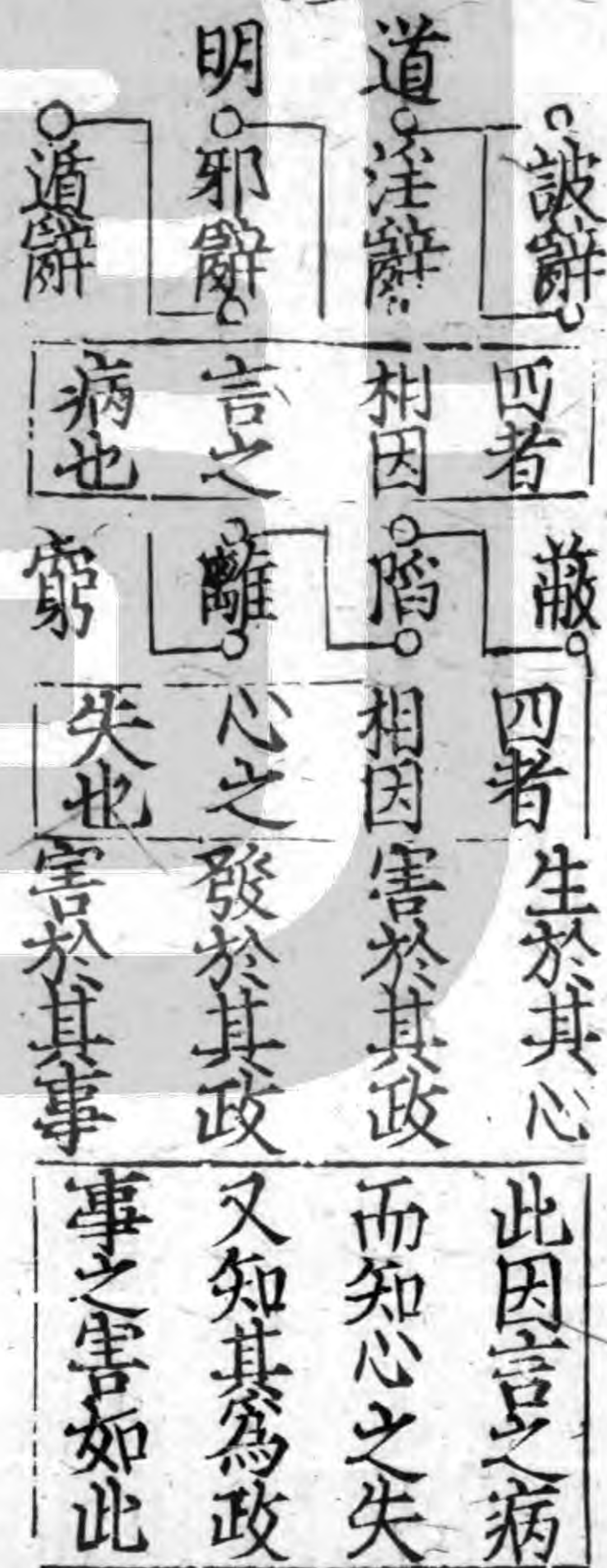
我知言 我善養氣

無疑懼

此任大之人以道義為主而不動心

右孟子所引數子各心有所主者故其心皆不動然非道明德立而自然不動心也不過強制之尔惟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為得其要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四十不動心則道明德立之時也知言則道所以明養氣則德所以立詳見後圖

孟子善知言



孟子善養氣

德浩然 盛大 流行

至大 所以 至剛 所以 流行

此氣之體段



告子以都子學子性辨

告子性猶杞柳義猶柤

性猶杞柳義猶柤
捲以人性為仁義
猶以杞柳為柤捲

此如荀子性惡之說

子將戕賊杞柳以
為柤捲則亦將戕
賊人以為仁義與

此謂如告子
之說則是性
本惡必矯揉
而後可為善

孟子折告子之說

告子性猶湍水

性猶湍水也決東
則東決西則西人
性之無善不善猶
水之無分於東西

此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夫水可使過額在
山是豈水之性哉
人之可使為不善
無惡因反之

此折告子之
說以見性本
而後為惡也

人無有不善此見人性本善必
順之無有不善也

告子生之謂性之說

生之謂性

此以人物之知覺運動言蓋指其得於氣者告子言性之誤皆根於此

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雲之白與自然
白玉之白與自然
犬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金之性與

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此告子所以有是說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知之稟豈物所得全哉此孟子所以非其說

告子食色性也之說

仁內也食色性也

此以人之知覺運動為性故以人之甘食悅色則其性而遂謂愛生於內義由外

彼長而我長之猶彼自而我白之故謂之外也
白馬之白無異人之白長馬之長無異長人之長與

以彼長言則是
由彼之長故不
得不長之告子
所以指義為外
以長言之則義不
在彼之長而在
我長之之心孟子
所以折義之非外

告子 公都 子問 性善 不善 之說

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故謂之
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故謂之外
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
吾炙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鄉人長於伯兄則敬兄酌則先酌鄉人彼叔
父則敬叔父弟為尸則敬弟果在外非由內也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然則飲食亦在外與

此告子義外之辨
此告子義外之辨
此告子義外之辨
此公都義非外之辨

此告子之
言即生之
謂性食也
性也之意
與後來張
子謂氣質
之性之說

性可為善
性可為不善
性有善不善
性有象賢
有舜紂有
微子比干

文武與
民好善
幽厲與
民好暴
此或人
之言則
告子端
水之說
此或人
之言即
韓子三
品之說

此皆
為氣
質之
說下
兩說
猶分
善惡

公都 子問 性善 之說 形色天性

性善
此孟子之
言即後來
程子言性
之本極本
窮原之意
若為不善
與張子夫
地之性之說
非才之罪

側隱羞惡以情節
是非恭敬其良知
之心人皆見其情
有之
仁義禮智固以才節
有之或相掩護其良能此
而無善者不見為善
盡其才者也非才之罪

此見
天地
之性
情與
才皆
其本
然之
善者

形 耳目鼻舌
皆謂之形
色 一類一類
皆謂之色

天性
凡視聽聾
笑之問皆
有至理天
性即理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
後可以踐形。程子曰此言聖
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
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
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
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
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四端性體 四端性體

仁 心之德 愛之理

禮 天理節文 人事儀則

義 心之制 事之宜

智 辨是非

惻傷之 於外

辭 辭使 去已

隱痛之 於中

讓 推以 與人

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愛之理只是就仁體段說其發為愛之理則仁也心之制是就義之全體說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凡事之來皆有不宣處便是義故程子有曰在物為理歎物為義不如此說則未免有義外之見天理之節文理以內言人事之儀則事以外言節而後有則文而後有儀節自等級則即以此為準文如升降揖遜儀即以此為節其實義則所以為節文也

朱子曰四端八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隱是痛此惻為深羞者羞已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已之物遜者遜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蔡氏云以朱子之說推之則惻者傷之於外也隱者痛之於中也惻隱皆讓羞意

情體

羞 取已 之惡

是 知其 善

惡 憎人 之惡

非 知其 惡

每端兩字有內外人已之分惟是非一端則兩字皆在己而照乎外蓋仁義禮皆在內而外接乎物惟羞則獨在內而外照乎物也。四端朱子云端端也蔡通云端乃尾也若自性言則此端為是自情言則此端為始一義自不相礙

性品

上品清明之氣無物欲之累則為聖中品清明之氣未為純全不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為賢

篤信另行

品氣

性品 無二



堯舜之聖是子樣

中品清明 不無物欲 可為堯舜 自暴自弃

別之品

下品昏濁之氣又為物欲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本无二也

下品昏濁 蔽於物欲 則為下愚

顏子以下子樣是朱子之說

○人物所性尚異

人物同得是氣以為形亦同得是理以為性但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只此為少異耳惟君子知自存其性所以

以人物之本同言

形生
理賦

氣以成
形理賦
為性此
人物之
所同也

以人
得氣之正
此性具全
物
得氣之偏
其性不全

異於禽獸庶民則自滅其性所以與禽獸無異聖人之所以大有異者則又生知安行不待存之而自存者也

○人心操舍存亡

以君子之言庶民之言

此言君子閑邪存誠而不存之失其初者所以異於禽獸
此言庶民知誘物化自滅去之
天性者所以與禽獸無異

以聖人
明庶物
察人倫
由仁義
言待存之而自存之也

可以存不可亡言

得於本然
無有不善

良

嘗欲存之
不可放失

以出入存亡言

或夜而存或晝而亡故無定時或存在內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或放在外故莫知其鄉惟操則存舍則亡也

以尚存可言

未與物接無往不善雖有亡者日夜所息亦必復萌此且氣所由可見也既與物接莫匪不善其有存者且晝所為亦隨以亡雖夜氣不足以勝矣

知天事天

盡心
大孝知
至之謂

存心
與執事
敬之謂

盡心以下是知之事所以造其理也

此智之盡

知性
大孝物
格之謂

養性
戒謹恐
懼之謂

知天
天道流
行之謂

事天
存順沒
寧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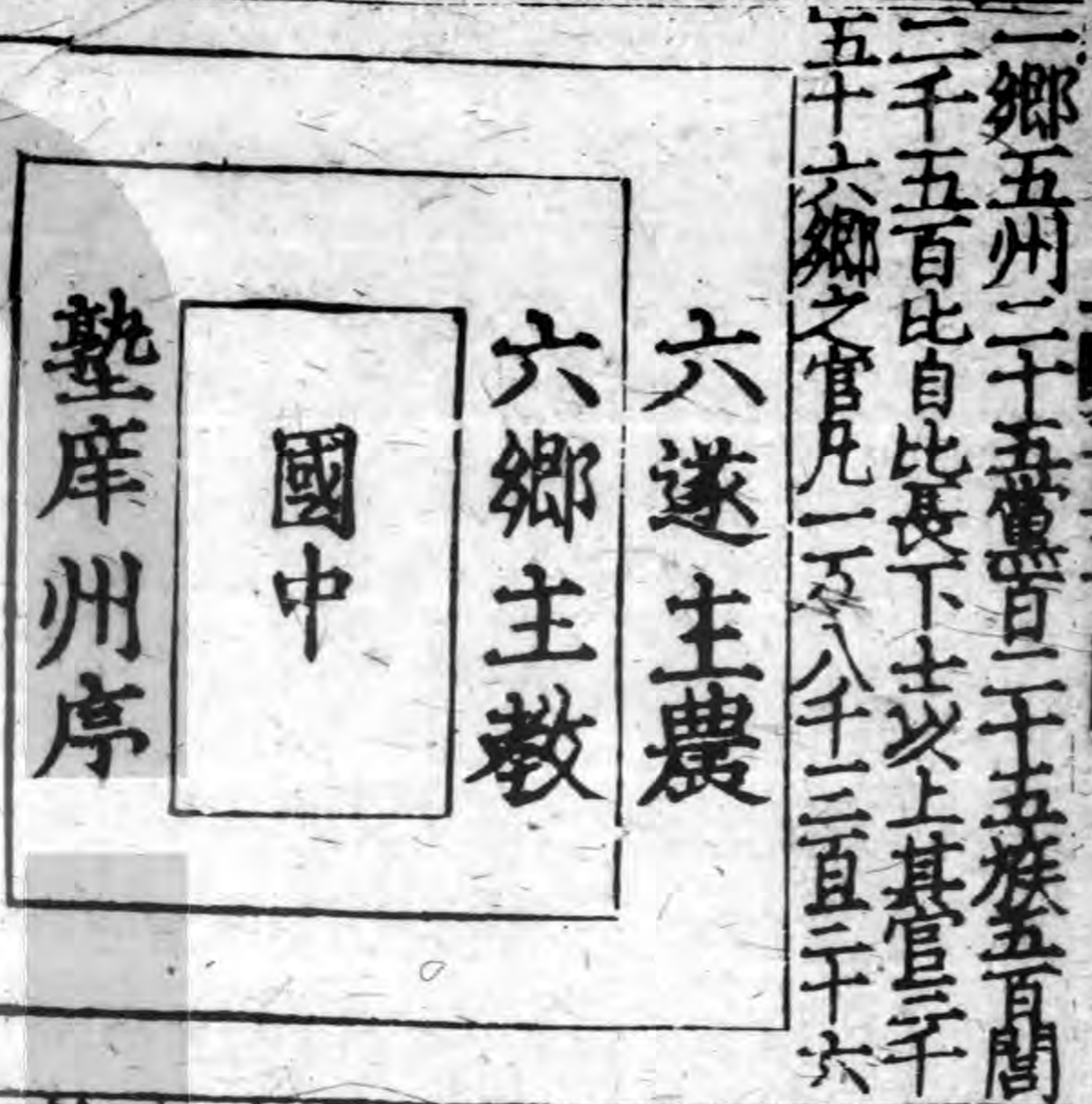
存心以下是仁之事所以履其事也

此仁之至

天壽不貳
知天命
立命

脩身以俟
天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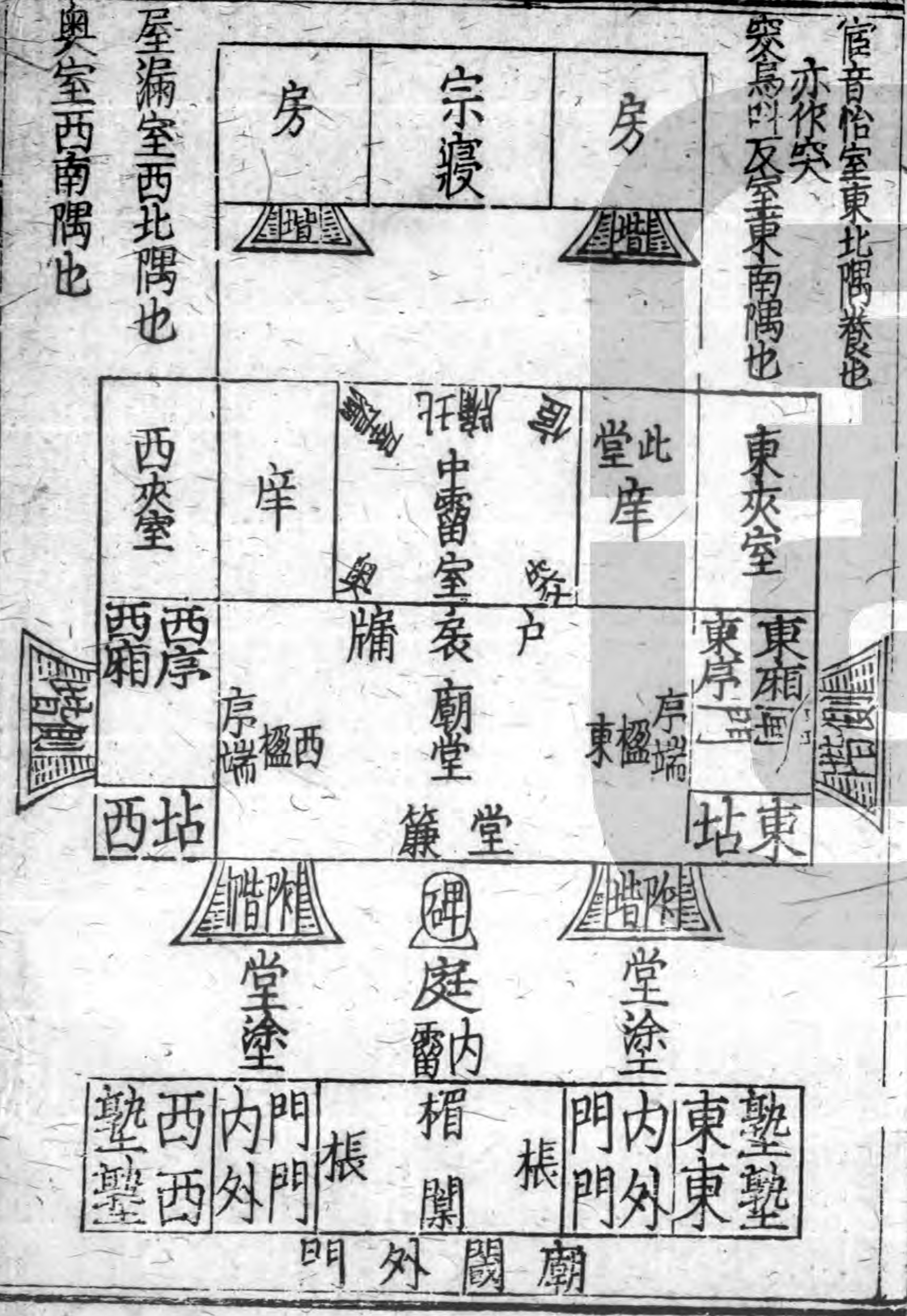
鄉遂總圖



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
 二千五百比自比長下士以上其官二千
 五千六百鄉之官凡二千八百二千三百六
 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

鄉以嚮於內遂以遂於外內者謂
 之民則以禮義為土故鄉大夫待之以
 教法外者謂之甸則以功事為主故遂
 大夫齊之以政令
 說文閭里門也爾雅曰門側之堂
 謂之塾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
 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歲事
 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
 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
 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
 蓋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為之門塾坐父
 師少師於此所以教之學也
 孟子曰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鄉飲
 酒尊兩壺于房戶之間鄉射尊于賓廡
 之東蓋鄉飲在庠而序有房室鄉射在
 序而序无房室也

塾庠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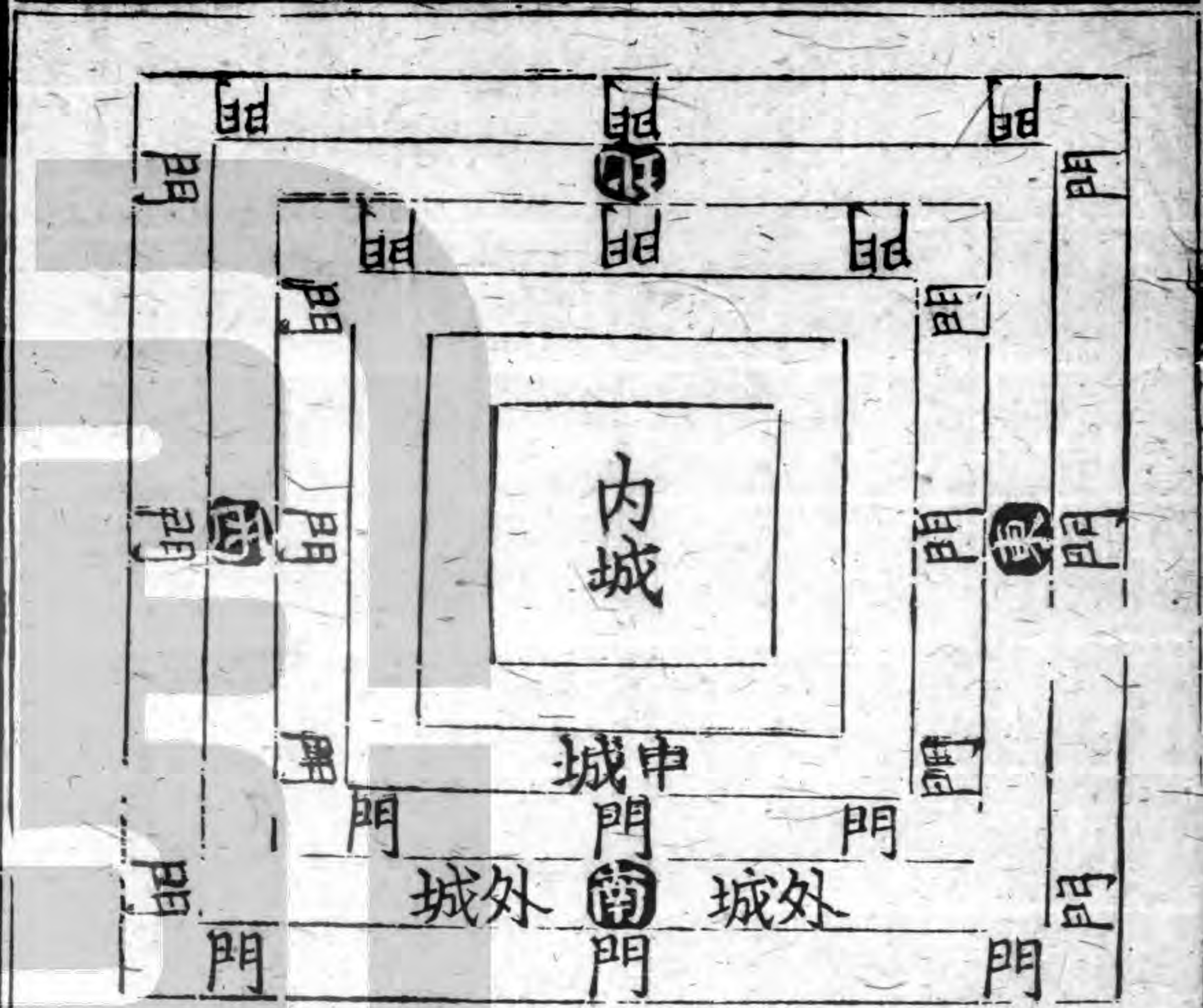


宦音怡室東北隅養也
 亦作突
 突鳥叫反室東南隅也
 房 宗寢 房
 屋漏室西北隅也
 奧室西南隅也

東夾室 此庠 堂 東廂 東序
 西夾室 庠 中雷室 廟堂 西廂 西序
 東端 西端
 東 東 西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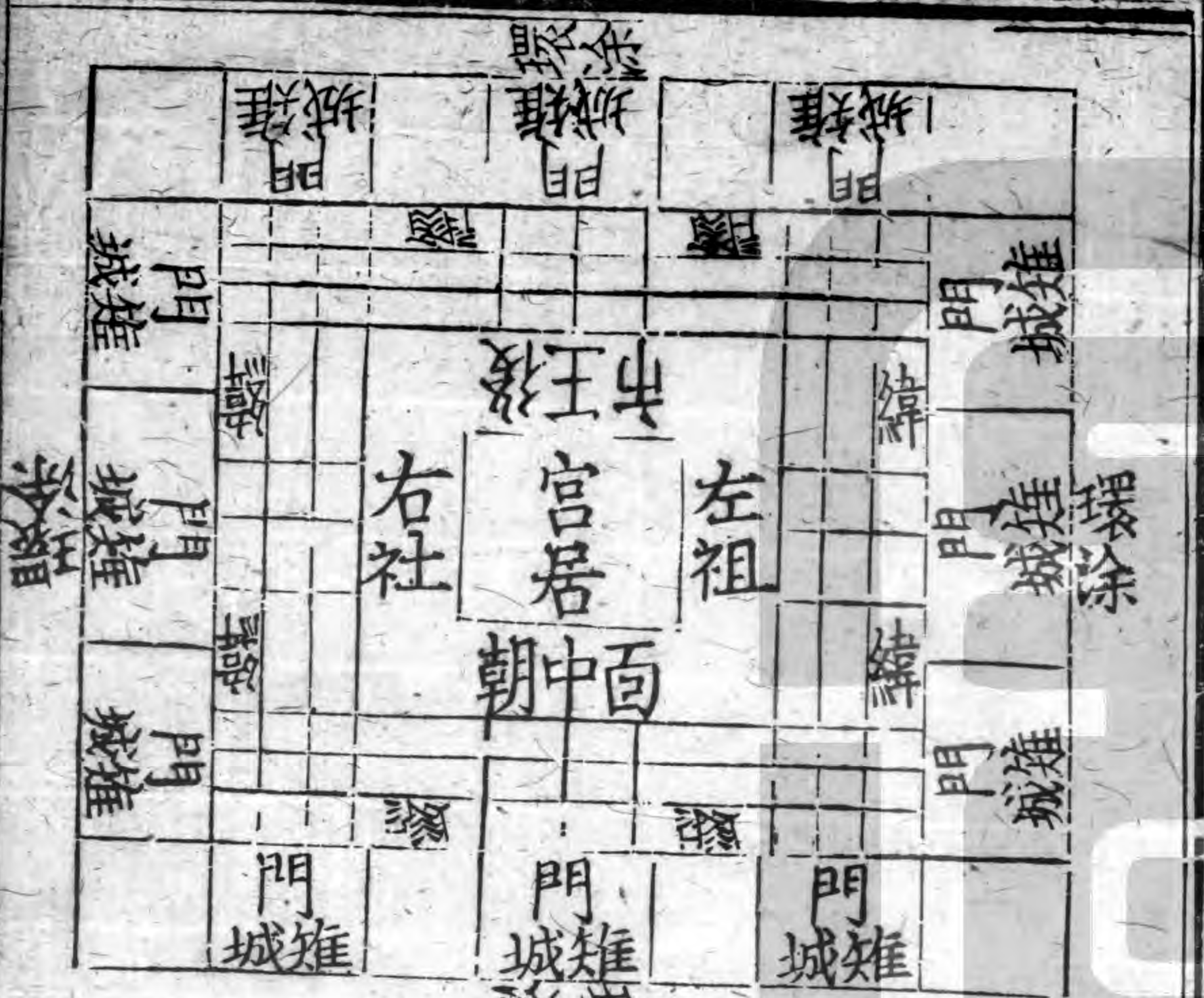
塾塗 庭內 塾塗 塾塗
 門內外 門內外
 塾西 塾西
 明外 闕 廟

周制王諸侯城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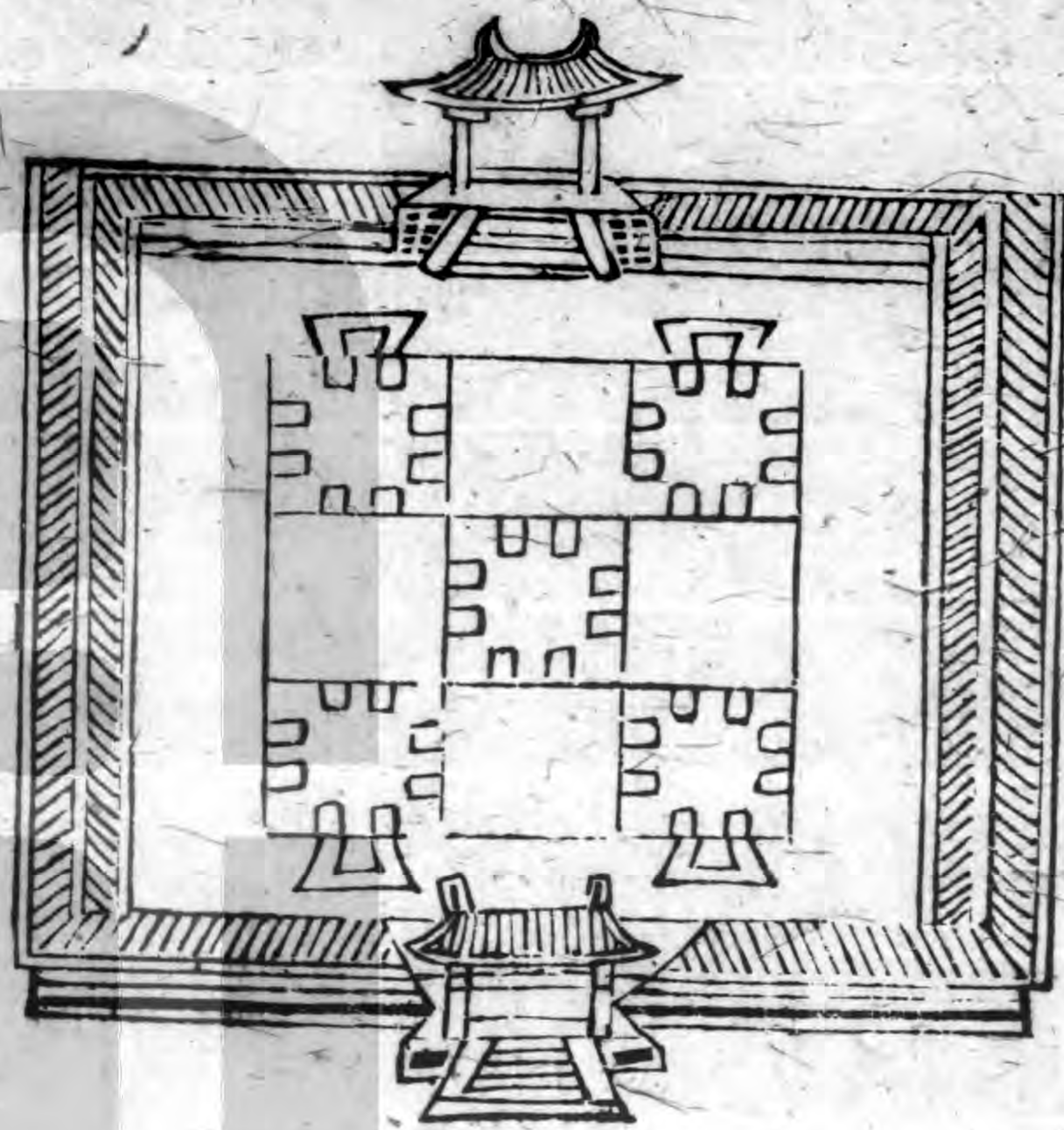
匠人營國方九里蓋王之中城也不然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有士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矣春秋書城中城說者以為內城之外又有郭今王城九里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如孟子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是言子男之城也詳按今次都城之制大畧多從周制而北門獨去其一通十一門云

周制王國經緯塗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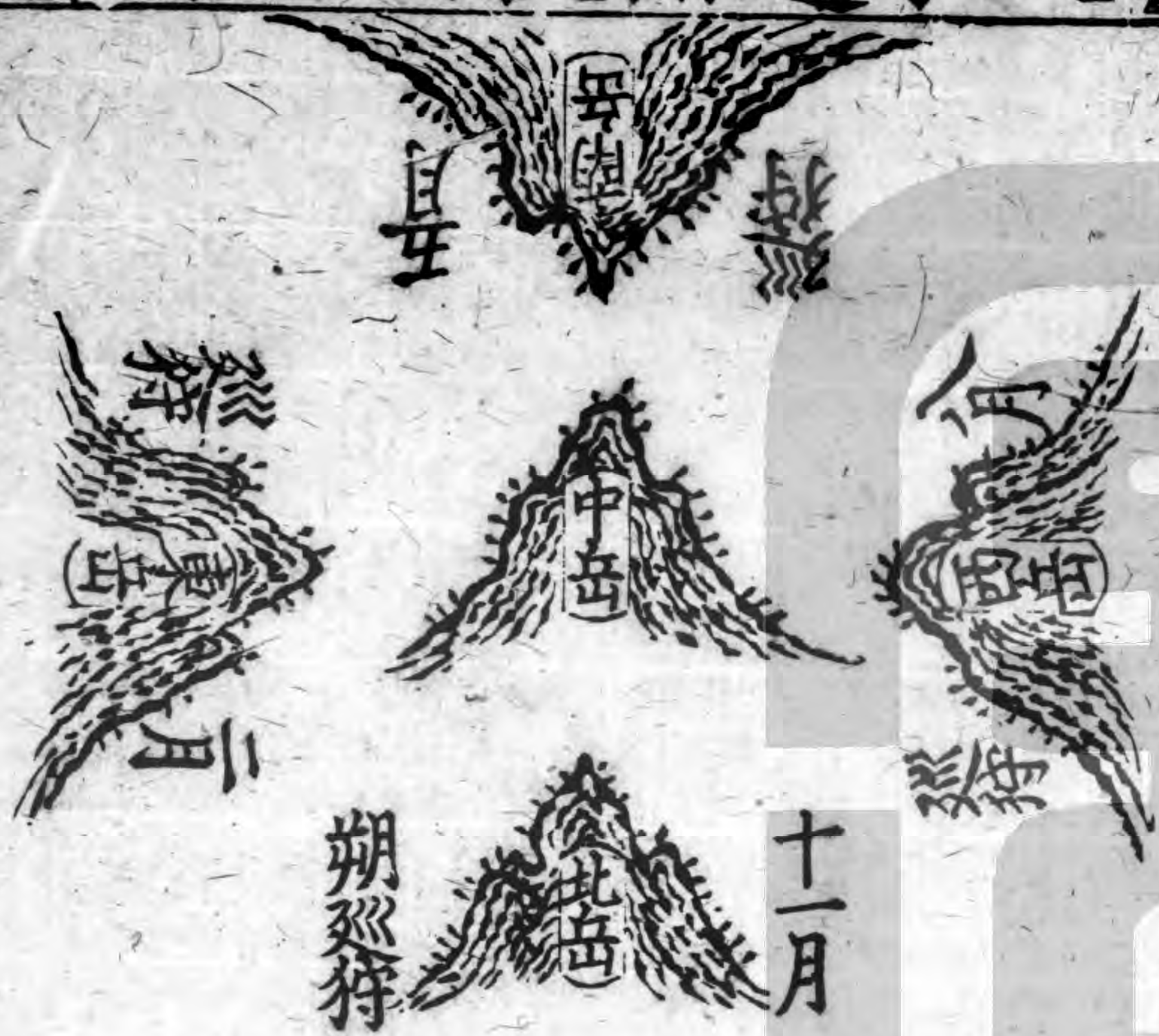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注云東西之道為經南北之道為緯經緯塗容九軌謂轍廣也每軌八尺九軌七十一尺每塗計廣七十二步男由右女由左車由中王宮居中經經塗之外有環塗之容七軌即五城外之道也今次都城盡合此

明堂位制



明堂在國之陽三里外七里內丙巳之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東西凡五室南北亦然上圓法天下方象地八窗象八風四闕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階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侯四廟九室共十三位此周公明堂定制也見禮明堂位詳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尚書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四朝者朝京師巡守之年則朝于方岳之下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天子五載一巡守周之制侯甸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天子十二歲一巡守巡守者自上察下也述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諸侯六年一朝

諸侯朝天子曰述職

侯服朝 ○ 一年侯服朝
 甸服朝 ○ 二年甸服朝
 男服朝 ○ 三年男服朝
 采服朝 ○ 四年采服朝
 衛服朝 ○ 五年衛服朝
 侯服朝 ○ 六年男甸服朝
 侯服朝 ○ 七年
 侯服朝 ○ 八年甸采服朝
 侯服朝 ○ 九年男服朝
 侯服朝 ○ 十年衛甸服朝
 侯服朝 ○ 十年
 侯服朝 ○ 十二年采男侯甸衛

侯東來	侯南來	侯西來	侯北來
每年一見	每年一見	每年一見	每年一見
甸東來	甸南來	甸西來	甸北來
二年一見	二年一見	二年一見	二年一見
采東來	采南來	采西來	采北來
四年一見	四年一見	四年一見	四年一見
衛東來	衛南來	衛西來	衛北來
五年一見	五年一見	五年一見	五年一見
男東來	男南來	男西來	男北來
三年一見	三年一見	三年一見	三年一見
蠻東來	蠻南來	蠻西來	蠻北來
六年一見	六年一見	六年一見	六年一見

春朝 夏宗 秋覲 冬遇

三代制民之產

夏后貢
 殷人助
 周人徹
 皆什一也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詳見後圖

三代明倫之教

夏曰校
 殷曰序
 周曰庠
 學共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鄉學皆於農隙而序擇鄉大夫有德行而致仕者教之養老序射皆校序教人之事特三代欲異其名故義不同耳國學則同謂之學言學則庠校序皆舉之矣鄉國雖有異同其所以明人倫之教則一也

論各代學校異同

四代之學曰牙廩有虞氏之庠也曰序夏后氏之序也曰瞽宗殷學也曰泮宮周學也。周五學太學曰辟雍承師問道東學曰東序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養老乞言西學曰瞽宗秋學禮記先賢於此南學曰成均大合樂於此北學曰上庠冬讀書於此。唐六學國子監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宋五學國子學太學武學律學算學。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異名四代相變亦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庠虞庠亦小學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各庠云其立鄉亦如之

耕者九之一之法

田家	準 里	田家
田家	公田百畝 以入稅	田家
田家	家田 百畝	田家

朱子曰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凡一井九夫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洫則方十里析為六十四井出稅三十六井治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為一同都計方井九萬夫內取六十四個六十四井計四十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又下六十四個三十六井計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千二百三十六夫治洫又三千六百方十里計二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洫故井田之法備於一同

商井田制 七十而助

<p>私田七十畝 助耕七十畝</p>	<p>公田七十畝</p>	<p>私田七十畝 助耕七十畝</p>
<p>私田七十畝 助耕七十畝</p>	<p>公田七十畝</p>	<p>私田七十畝 助耕七十畝</p>
<p>私田七十畝 助耕七十畝</p>	<p>公田七十畝</p>	<p>私田七十畝 助耕七十畝</p>

周井田制 百畝而徹

<p>私田百畝 助耕五十畝</p>	<p>公田百畝</p>	<p>私田百畝 助耕五十畝</p>
<p>私田百畝 助耕五十畝</p>	<p>公田百畝</p>	<p>私田百畝 助耕五十畝</p>
<p>私田百畝 助耕五十畝</p>	<p>公田百畝</p>	<p>私田百畝 助耕五十畝</p>

野郊外都鄙之地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

野 九一而助

助法遂收其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食也

國中都民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

國中 什一自賦

什而自賦其一以充國之用蓋用貢法即周之徹也

此分田制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

如鄉授田六十邑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二十畝也古者

鄉以下 圭田五十畝

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圭田恐亦如此圭田也所以奉祭祀也

一夫父母妻子以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

餘夫 二十五畝

年十六受田二十五畝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此以厚君子也常制之外又有此以厚野人也

周制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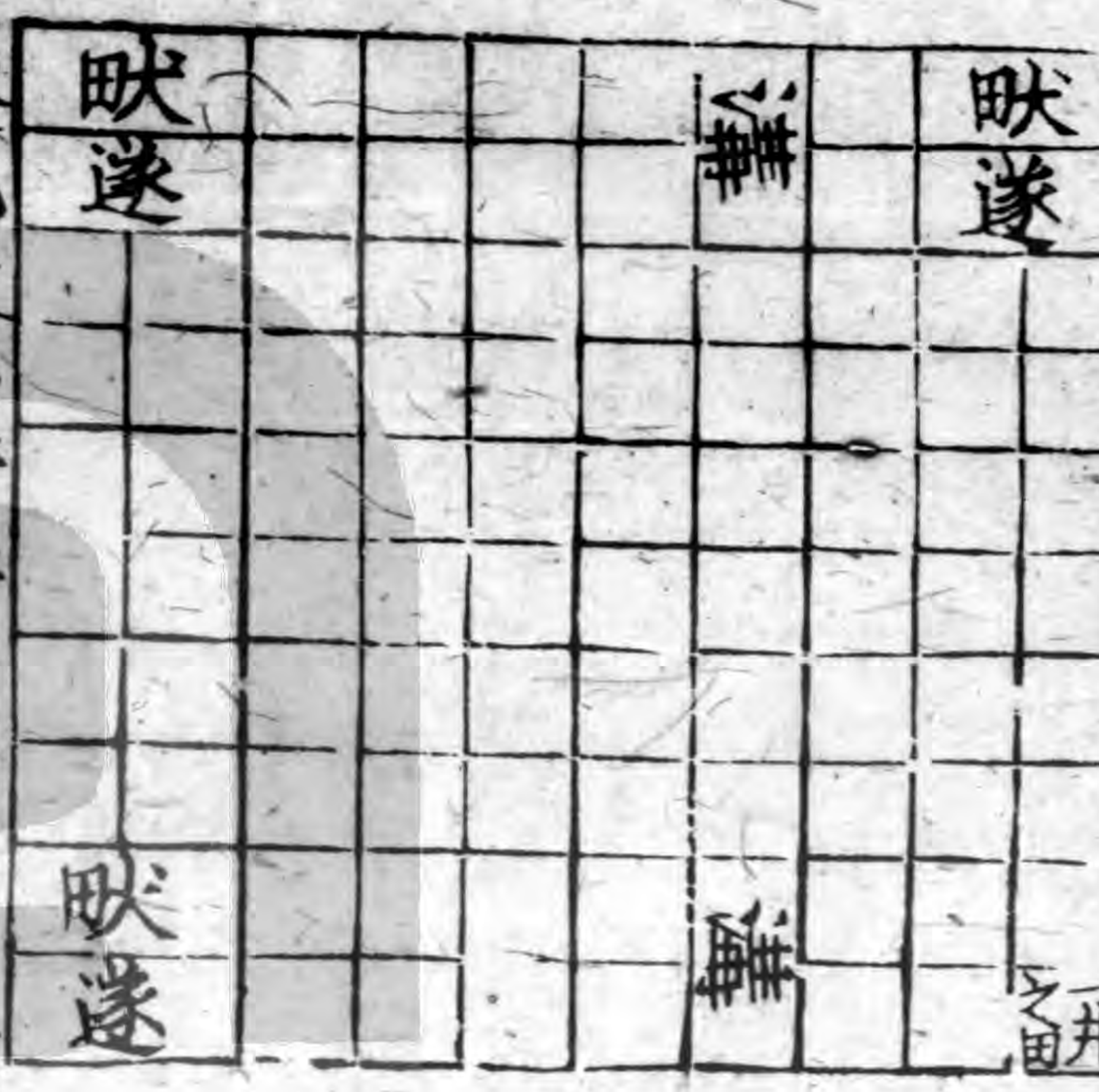
邑方一里三三爲四非積	四三井九	井千	爲六	邑百井九	稅異於鄉遂謂之邑則	民以里者四井同邑故也
三十六夫采地制井田之						
立方四里四四十	四邑	邑方四	爲四百畝	丘	夫謂之丘則民以	族葬四邑同丘故也
六井一百四十四						
甸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	四九	爲九	爲九	甸	百二十四夫治澠共方十	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
積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						人步卒七十二人
加一里計三十六井積三	旁加里					

邑之圖

縣方三十里積四百井三千	四三甸	爲六	甸	縣	蓋大夫家邑也。此出稅者	甸則四三百二十四夫之數
六百夫內二千三百四夫出						
稅二千二百九十六夫治澠	四甸	爲四	甸	縣	王子弟卿大夫采邑也。此出稅者即四縣之數此	治澠者比縣則四二千
都方四十里四四一千六	四甸	爲四	甸	縣	都	夫治澠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
百井積二萬四千四夫內						
又旁如十里三千六百井爲同	四甸	爲四	甸	縣	都	夫治澠。此出稅者即四都之數此
九千三百十六夫出稅五						
共方井積九萬夫內四千九	四甸	爲四	甸	縣	都	治澠者比都則四三千六百八十四夫
千一百八十四夫治澠蓋						
六井二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	四甸	爲四	甸	縣	都	治澠者比都則四三千六百八十四夫
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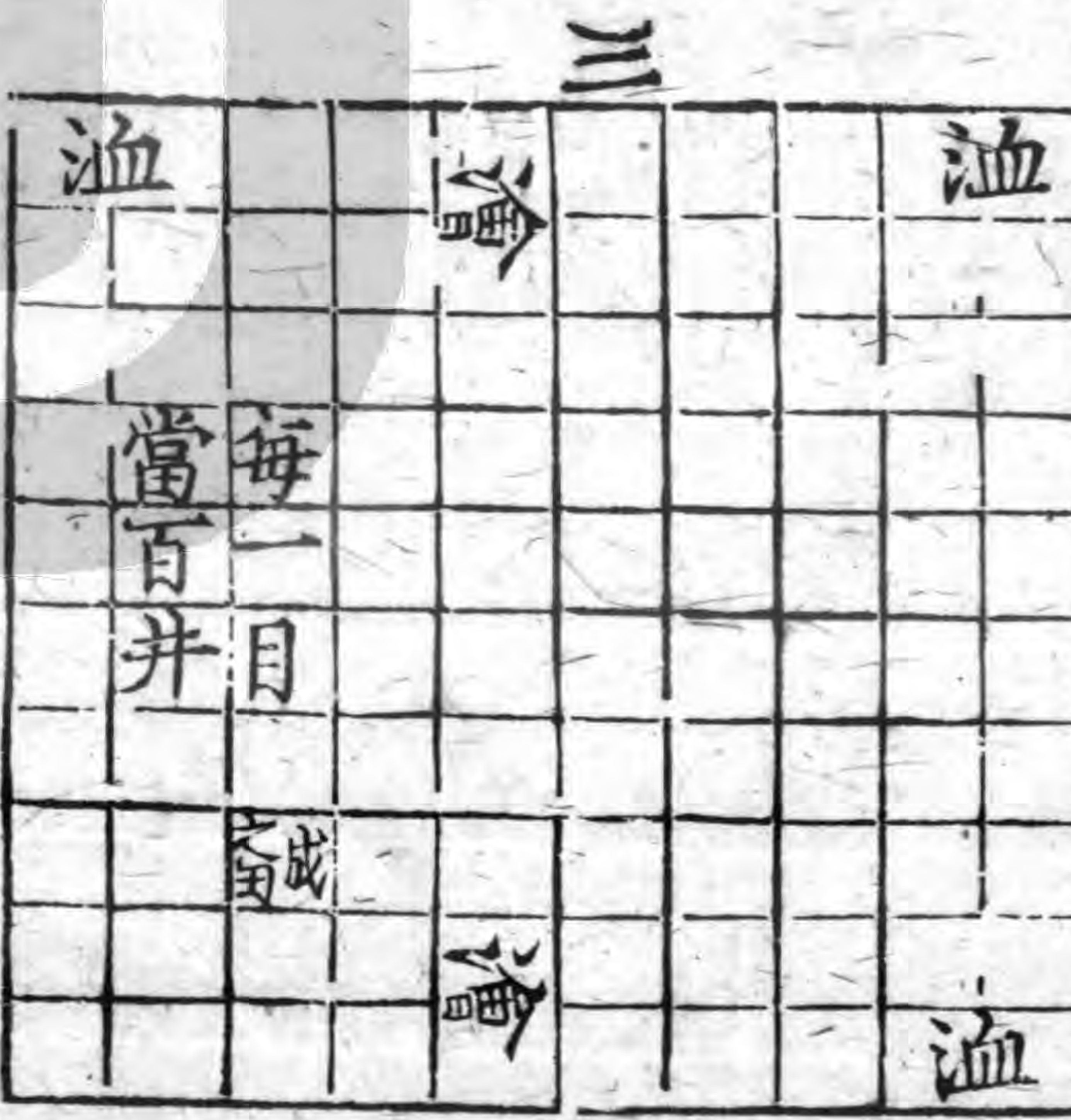
○遂溝洫澮之圖

壹成之耜廣五十二耦為耦一耦之伐廣
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



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
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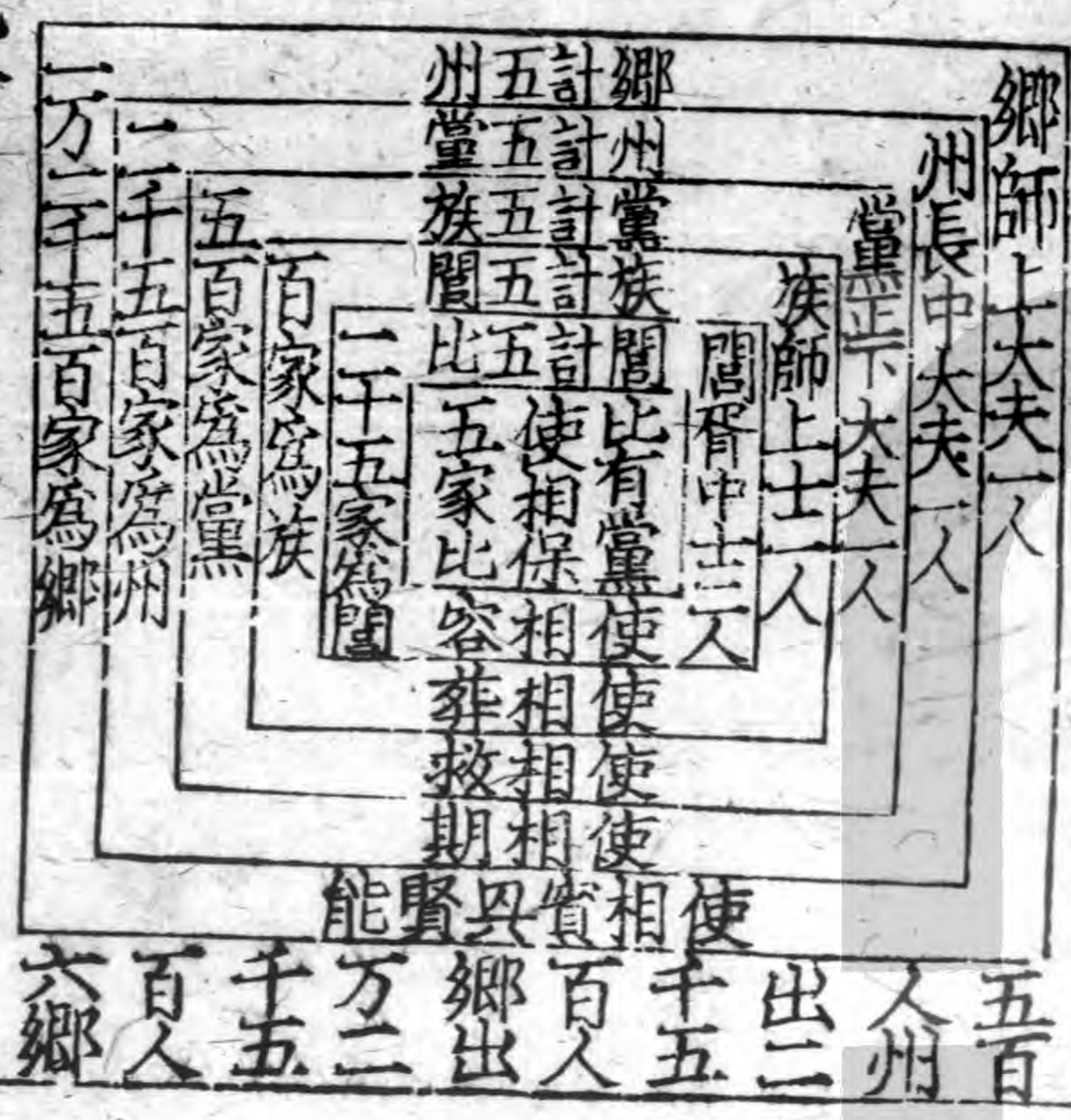
壹同之田方十里為成成間
廣八尺深半尺曰洫方百里



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
之澮九澮共入大川

○六鄉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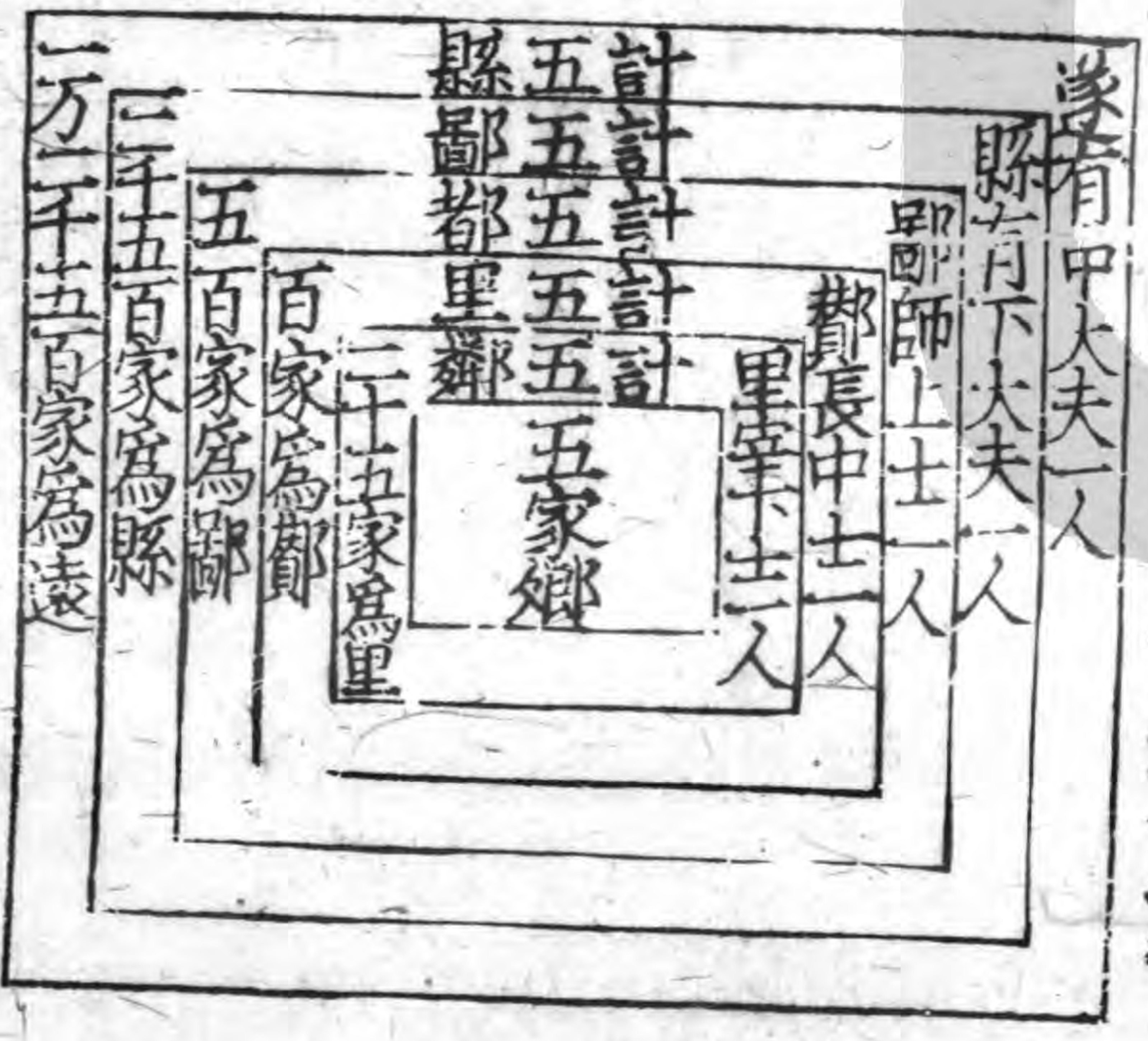
比出軍五人閭出二十五人族出百人黨出



之地共四同計四万井三千六万夫也

○六遂之圖

六遂之地十二百十二万井百



冊八万夫除七万五千家受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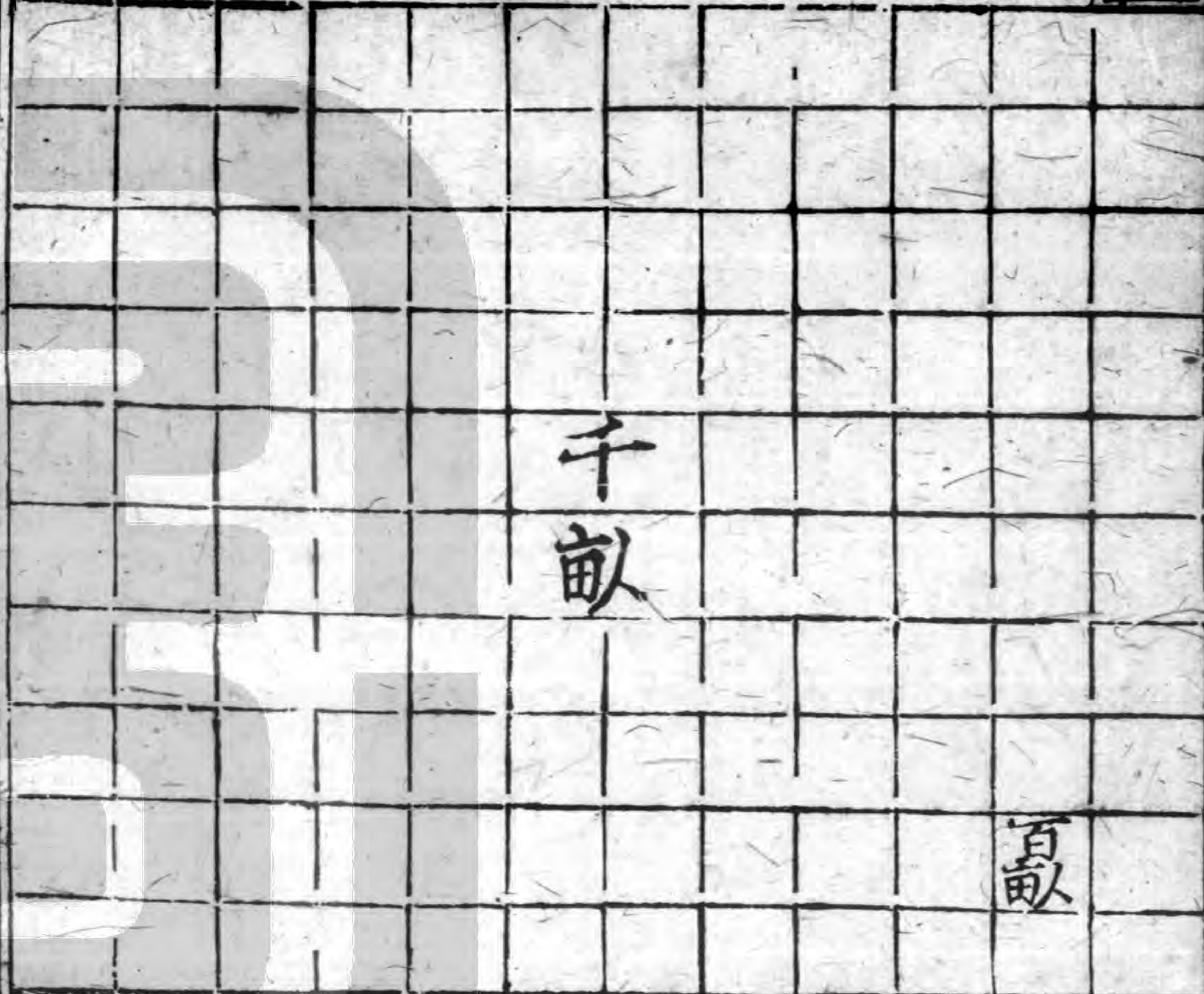
王畿鄉遂圖

六鄉四同六遂加八爲十二同家削加八爲二十同	邦都三十六同王親子弟所食各百里	餘爲公邑大夫監之賦曰邦都之賦	邦縣二十八同四百里王次親子弟所食各五十里餘爲公邑	家削二千同三百里王疏子弟所食各二十五里餘爲公邑削家田也亦作稍所教切	六遂十二同三百里	遂內曰邦甸之賦	一同	六鄉四同三百里四方井	一同	邦邦家六六王城九經
----------------------	-----------------	----------------	--------------------------	-----------------------------------	----------	---------	----	------------	----	-----------

采地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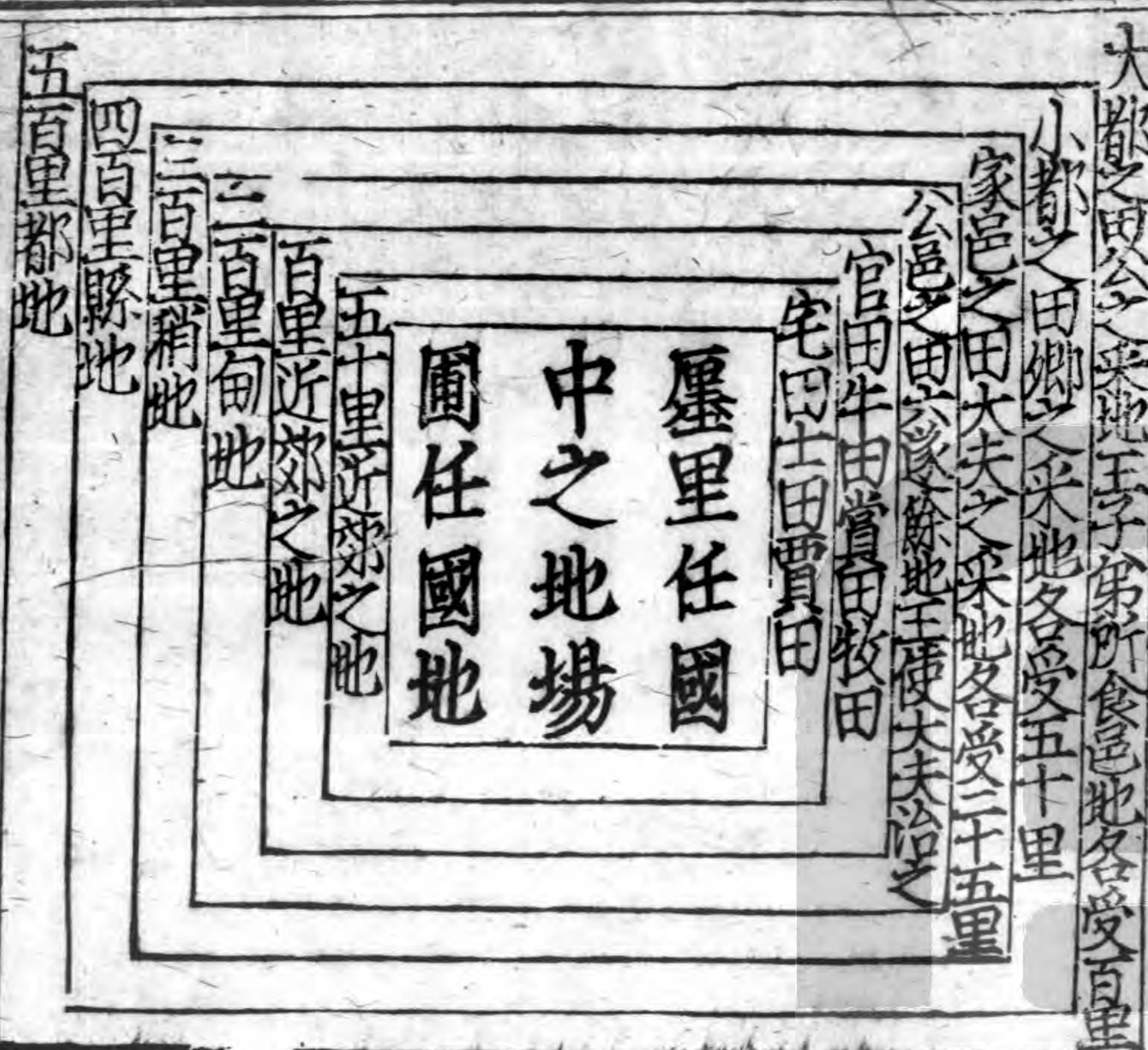
都縣削遂鄉九緯之內	方外爲公邑以中大夫治之如州長謂邦甸之賦	家削二千同三百里王疏子弟所食各二十五里餘爲公邑削家田也亦作稍所教切	地各食二千五里以大夫治之謂家削之賦	家削三千井百八十方夫餘封王鄉大夫親子弟	各五十里外餘爲公邑使下大夫治之謂之邦縣之賦	邦縣二千八井二百五十二方夫餘封王鄉次親子弟	邑使下大夫治之所謂邦都之賦諸賦各取任地與餘財非取於民者	邦都二千六井二百二十四方夫除三公及至親子弟各百里外餘爲公	邦縣加八爲二十八同邦都加八爲三十六同井亦如之
-----------	---------------------	-----------------------------------	-------------------	---------------------	-----------------------	-----------------------	-----------------------------	------------------------------	------------------------

圖之助耕田藉



孟子諸侯耕助以供
 粢盛即藉田也藉者
 供也供民力而耕之
 也天子千畝諸侯百
 畝春之月天子帥三
 公諸侯九卿親耕于
 藉田以祈社稷天子
 三推諸侯九推祈社
 稷者禮王為民立社
 曰大社自為立社曰
 王社在藉田中藉田
 所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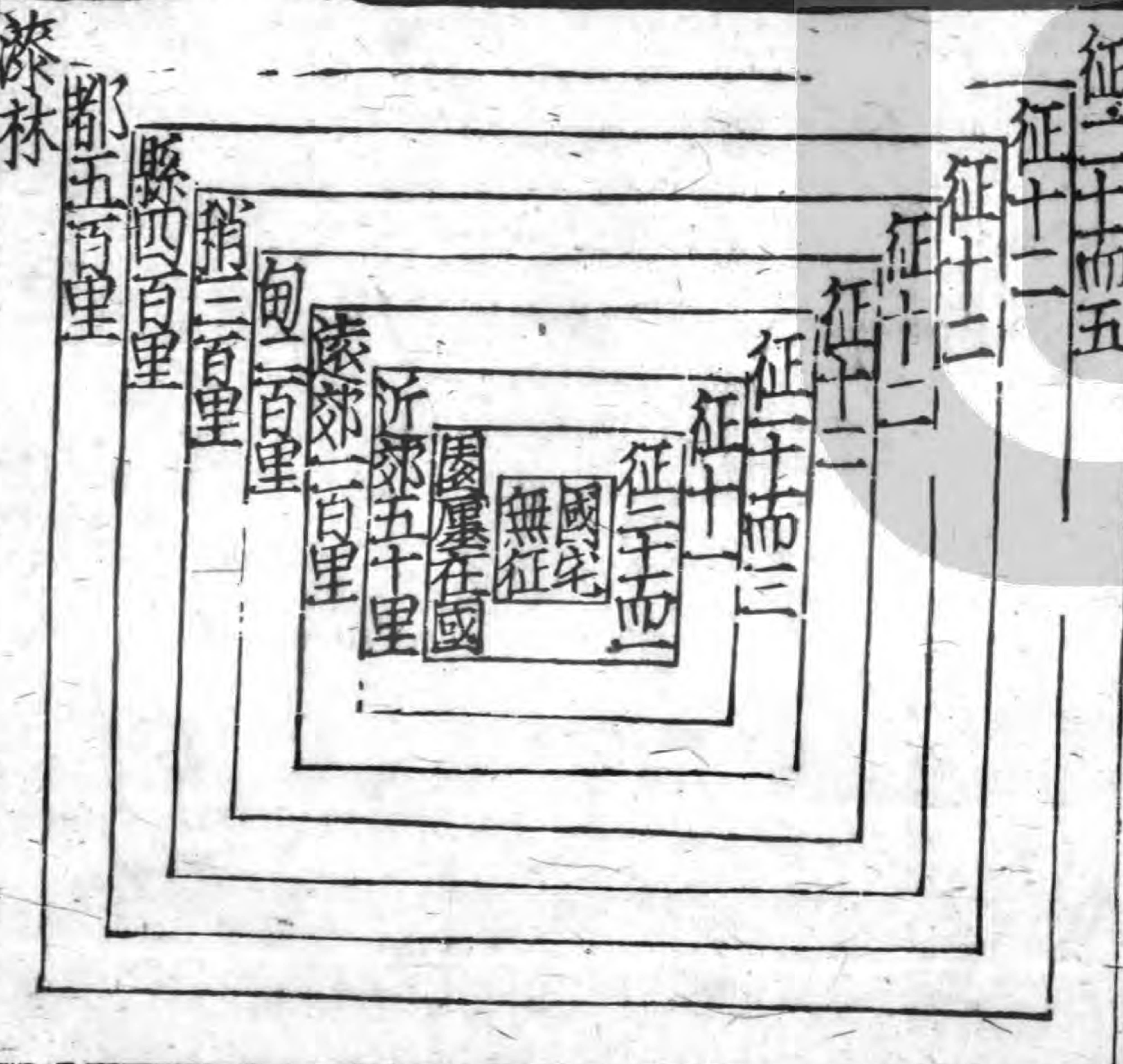
周制任地之法



大都之田今采地王子弟所食邑地各受百里
 小都之田鄉之采地各受五十里
 家邑之田大夫之采地各受二十五里
 公邑之田采地餘地王使大夫治之
 官田牛田賞田牧田
 宅田士田賈田

五百里都地
 四百里縣地
 三百里甸地
 二百里采地
 一百里衛地

周制征稅之法



征二十而五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征十二

漆林
 都五百里
 縣四百里
 甸三百里
 采二百里
 衛一百里

按周禮冬官下鄭注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冏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賦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

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人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司賦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一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圭之言樂也周謂之士田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

周室班爵之制

天子位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天子
公位	公侯	公侯	公侯	公侯	公侯	公侯
侯位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伯位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子男同一位	子男	子男	子男	子男	子男	子男
附庸	附庸	附庸	附庸	附庸	附庸	附庸

按王制班祿與孟子所言不同王制天子之二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

附庸蓋出於漢儒之傳會而孟子只言嘗聞其畧朱子以爲不可考則闕之可也王制又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言內諸侯即天子畿內之卿大夫士所受之祿如諸侯之地而不世其傳者也外諸侯即在外五等諸侯所受之地各得及嗣以傳其世者也大抵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以天子之卿大夫所受觀之則是王畿之內亦制都鄙而用助法可知

孟子圖考

三田祿

大國	十卿祿	卿田	大夫田	上士田	中士田	下士田
公侯	四大夫	大夫田	上士田	中士田	下士田	下士田
地方	倍上士	上士田	中士田	下士田	下士田	下士田
百里	倍中士	中士田	下士田	下士田	下士田	下士田
次國	倍下士	下士田	下士田	下士田	下士田	下士田
伯地	如農田制	下士田	下士田	下士田	下士田	下士田

等	方七	食千一	食二百				
十里	百六十人	十六人					
小國	十鄉	二大夫	倍上士	倍中士	倍下士	庶人在官	同
子男	二萬六千畝	二千六百畝	八百畝	四百畝	二百畝	一百畝	
地五	食千四	食百四					
十里	百四十人	十四人					

按周制農田百畝以上農夫視之可食九人下士及庶人在官未命為士者庶人在官者以農田百畝之人祿之以代其耕其中士倍於下士則受二百畝之人可食十八人上士倍於中士則受四百畝之人可食三十六人大夫倍於上士則受八百畝之人可食七十二人凡三等之國大夫士所受皆同大國卿祿四於大夫則受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君祿又十倍之次國卿祿三於大夫則受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君祿亦十倍之小國卿祿二於大夫則受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人君祿皆十

倍之卿以上其祿有殺者卿與君祿浸厚不殺之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以下其祿不殺者大夫士之祿浸薄苟殺之則臣之所養恐不能給故也

○農田五等之別

一夫均受百畝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上農夫九人	上次八人	中七人	中次六人	下五人
	食九	食八	食七	食六	食五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國君都邑市廛征賦之所

孟子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

出

出

出

左宗廟

④ 具坐

④ 用

宮室

④ 用

外朝 ④ 南

右社稷

④ 用

不必厘也朱語錄曰人君國都如井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厘者謂收其市地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厘以抑之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子學章圖彙括總要

正德